

作家们的信件对人总是有着特殊的吸引力。因为作家们从不把自己的思想直接说出，而是创作一个个故事，通过笔下人物的选择或命运间接向读者暗示自己的观点。于是，读者希望通过不加遮掩的书信看到故事背后作家的真实脸庞和内心。而当J.M.库切和保罗·奥斯特这样拥有无数粉丝的文学大家互相通信三年，而这些信件又整理出书《此时此地》，读者会非常好奇他们是何机缘开始通信？他们谈些什么？日前，翻译家、作家黄昱宁和孔亚雷就库切与奥斯特以及书中内容进行了对谈。



# 微妙的强势与弱勢 当库切遇到奥斯特

◆ 华歌

说：“在我的阅读生涯当中，库切一直很重要。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诺奖获得者之间也是有很大差别，有一些并不一定是公认度这么高，但是库切可以成为标杆性人物，读他的书之后我觉得名副其实。”

斯特发出邀请，约定通信三年，话题不限。事实正是如此，这本书包含了友情、人生、文学、艺术、生活、经济危机、战争、体育……话题广泛，无所不谈。

## 微妙的强势与弱勢

在通信集中，两人的交流没有客套，意见不同时他们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此时此地》比一般通信集内容更深，比文化随笔角度更广，读来十分过瘾。

“整个通信看来衔接比较流畅，你不会有那种一个人特别强势、一个特别弱势的感觉，但强势和守势就处在微妙体会当中。”黄昱宁分析道：库切的作品有“清冷的美感”，文字简洁，不表达很热烈的立场、态度。但在书信中，他会巧妙地流露一点点自恋，要奥斯特肯定“我这个说法是不是很绝妙”，这在他的小说中是看不到的。而奥斯特会带有一点点刻意的守势，因为从资历、年龄来说，库切都理所当然地稍微强一点的，这里面他们互相带有一种没有言明的默契。

孔亚雷认为，两位作家深刻的碰撞挺多，“你可以看到库切理性一点，喜欢分析，奥斯特喜欢回忆。两人性格不同，互相展现不同的东西，所以说，库切很聪明，选择奥斯特作为通信对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文学表演，非常难得，是通向库切和奥斯特的一个非常好的入口。”

黄昱宁对书中诸多片段印象深刻。比如，库切讲述自己持续收到一位神秘女读者来信，不停倾诉自己的苦恼与反思，似乎期待着库切可以把自己写入书中，然而库切对奥斯特坦承，若是她只简单记录自己完整的一天，她会有机会成为故事的主角。“这简单的一段，明确体现了库切对创作的态度。”孔亚雷分享了一些有趣的细节，如两位作家都被一位书评人给出过不甚正面的评价，他们会讨论其他作家的作品，还会彼此分享最近自己看的电影，等等。诸如此类的内容可以让读者看到世界文豪平时的文化生活，也可以作为阅读的索引和指南。

《此时此地》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 新书速递

### 《美是一生的修行》



一切美的事物都有令人不俗的功效。这本书是美学大师朱光潜以美为人生主题的散文精选集。除收录自《谈美》《谈修养》《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经典名篇外，还完整收录《生命》《慈悲殿三号》《后门大街》等罕见散文佳作。《美是一生的修行》从修养、处世、情趣、成长等几个方面来谈美、谈人生、谈感悟，阐述人生就是一种寻美的历程，人生之美，就看你对于许多事物能否欣赏与领略，寻出其中的趣味。

### 《一念永恒》



很少有人知道，大名鼎鼎的诗人、作家余光中晚年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赛车手。手中一份地图，趁月夜，如离弦的箭一样冲出去，旁若无人地飞驰于旷野……在这本书里，你能遇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余光中。他是一个倔强的老小孩，与时间拔河，从未准备放手；一个风趣的女儿奴，把未来的女婿称为假想敌；一位睿智的老者，从容自若，看花谢花开，人往人来。

这是余光中写给年轻人的一本散文集：他爱自驾旅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尽天下美景，把栏杆拍遍。他乡愁入骨，摆渡诗和远方，述说游子的心绪，光阴的故事。他追求活得高级和有趣，使人敬而不畏，亲而不狎，交接愈久，芬芳愈醇。生命是一次孤独而短暂的旅程，愿你永远年轻，活得灿烂。

### 《蛋镇电影院》



这是一部以电影院为主题的长篇小说。电影院是时代的缩影，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见证了社会的发展变迁，以电影院为背景的故事，极易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

小说由17个相互关联的故事构成，均以南方小镇——蛋镇的电影院为背景和载体。书写动人的故事，描摹有趣的灵魂，传递人世意味深长的温暖、淡淡的忧伤与哀愁，回放被电影院永久珍藏的寂寥、斑驳的岁月……电影院是一个集结了精彩故事和众生百态的地方，全书以此一方小天地，展示时代大进程。

### 《真名实姓》



1981年，弗诺·文奇在《真名实姓》中首次构建了网络世界，在全球绝大多数人都没见过电脑的时代，它以科幻史上少见的影响力一举联动科幻界和科技圈，成为无数互联网元老级人物的启蒙之书。

这本书收录了经典科幻作品《真名实姓》和9篇围绕该作品展开的大咖解读，是硬科幻大师弗诺·文奇与互联网大咖间的跨界对谈，这些人包括人工智能之父马文·明斯基、3D世界之父马克·佩斯、密码朋克创始人蒂莫西·梅等。

弗诺·文奇作品的塑造与他数学家和计算机专家的身份密不可分。在科幻界，他首次提出技术奇点和后人类时代的概念。他的小说设定恢弘，逻辑严密，情节演绎充分，以细节和惊人的预见力著称。1981年，《真名实姓》决选雨果奖，入围星云奖、轨迹奖。刘慈欣称《真名实姓》是“描写计算机技术最浪漫与震撼的杰作，是科幻小说魅力的最完美体现”。

弗诺·文奇是融合太空歌剧、赛博朋克、后奇点等类型科幻的集大成者，著有银河界区系列（《深渊上的火》《天渊》《天空的孩子》），以及《循环》等中短篇作品。

# 那些逃离的，终归要回家

评唐颖小说《家肴》  
◆ 胡笛



《家肴》不同于唐颖以往都市小说的注重城市书写和情感博弈，而是通过呈现一个家族众多成员的聚散离合，尤其是其中成员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不可挽回的悲剧性命运给整个家族的影响。小说中不时出现类似“除了喜宴，也只有豆腐饭才能将亲友们聚在一张圆桌上”“家人分开太久也会变陌生人”的陈述，然而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甚至是妯娌处处都是情感的牵绊，那些逃离出走的儿女们“终归是要回家的”。

单行本与发表于《收获》的小说版本有一些修改，小说开头加入了容美和知成表哥关于菜谱的对话，与之后章节开头的家谱呼应更加自然。这些菜谱承担了串联历史记忆的叙事功能，其中有历史生活的诸多细节以及家族成员的胃口秉性，而容美所不断强调调不来的上一代人的手序拿捏实质上是一种家族传承，正是这些日常不以为意的饮食习惯证明了这些相互怨恨和牵挂的正是家人。

小说分成三部，第一部可以视为围绕元鸿的上一代人家族故事，以容美的视角去观察和追寻家族成员的种种秘密。舅舅元鸿似乎是所有不幸的源头，十五年的监狱生活是特殊时代导致的冤屈，与他为人并不相关，但他生命中妻子妻女们因此受累，正房的两个儿子，知功精神失常，知成远走他乡；而他与外室阿馨的女儿容智成为家族的另一个秘密。第二部便是围绕容智的家族故事，由元鸿妹妹元英偷偷抚养成人的容智似乎无形中逃不脱与父亲类似的命运，特殊时代背景下与外籍男友领证前一天被查房从而劳改一年，他们身处一个历史时期为自己的胆大任性付出惨痛代价，“命运就像一部脱轨的列车，没有谁可以阻止”。实质上到了第三部容美才完全了解所有家族秘密，那些出走异国的家族成员知成、容智也因为羁绊重回故土，元鸿、元凤、元英、阿馨等上一代人相继离世，容美因孩子出生对婚姻的理解……生活就是在这些死生聚散中继续下去，生命自有它的秩序。

唐颖笔下人物依旧出彩，小说没有具体的时间标志，元鸿重回上海之时其实是花甲古稀，一个落魄甚至收拾垃圾的老头，在舞曲响起时却仍展现出他的腔调和派头。元鸿的二房宝珠和外室阿馨面对家庭巨变，一个风轻云淡，借钱也要做头发讲究吃穿，用自己的方式化解人生的苦难；另一个却送走孩子改嫁他人。这也导致她们面对出狱后的元鸿，一个有底气仍旧活自己，一个在愧疚和依附中了结自己的生命与无法抵抗的悲剧性色彩。

《家肴》在家族关系建构中，展示出了一部分生活的真相，不同家族成员的处事风格中，最有担当和家族责任感的无疑是元英，她的抱怨愤懑与付出同在，那些自相矛盾的言辞也是爱与恨并存。相较而言，下一代人的逃离出走似乎回到了唐颖既往小说的路数，失去了某种正面抗击的可能性。

# 《朴素的低音号》： 桑克的都市行板

◆ 钟鸣

我读桑克文字最早是他译的曼德尔斯塔姆，因曼氏是诗人很难低估的诗人，爱屋及乌，便注意其诗来。认识桑克后才明白，他在东北边陲生活过，记忆很深，几乎可说，所有诗篇，即便眼前这本诗集，浓郁的都市风情都带了他的“兴凯湖”味，一种凝固被遗忘的情绪根植其语言切肤：“兴凯湖/其实是荒凉的那些高楼改变了什么”。

英语中，character（书写单位的言）和 word（口语单位的词）就分得很清，就写作而言，前为“个性”，后为“流水账”，桑克幼学英语，自当了解，故夫子倡“讷于言，敏于行”，即便西学，也认可语言是种行为，故渊含性命，性命非唯苟活，而是某种程度的个人史、感觉史，而桑克在这本排列奇怪的诗集中，提供给我们很像一种存在主义意义的“陌生化”，或用他的话说，即最低程度的存在。

现代诗人，大致说来，一种是用话语消解性命，多陷新大话；而一种则依性命书写，即波德莱尔盼望的“石头的不变性和挽歌”，桑克的新诗集就有此特征。比如在那首《抒情诗》中，“灾祸分门别类，总有一款适合你”，这不太显眼的一句，其实就埋了社会学“分类”的伏笔：尤其我们的语境，文化低度定义的人，心理混淆的成分便很多，原始人可以确信自己就是鸚鵡，而今天，歌星、品牌、微信、手机、豪车、消费本身都可以为替身，甚至我们习惯的行话、上班族的套路、无聊的闲暇，都可能让人错以为是积极意义的建设，转换为进步的概念，甚至现代性，而暗中损益的却是真正的现实感，现代性被现时代偷换，乃都市人最容易产生的错觉，尚无觉悟，那我们一旦有行为发生，怕就会落入诗人暗示的那种“启错模式”，错误成为模型，这是讽刺，即我们在获得全然的价值



前，价值已被替代了，所以，才有这样的句子：“发起去压力运动只会让压力锅不高兴。”这当然是一种近乎原始的混淆，而这册诗集，最大的特征，就是在散文有些颠三倒四的排列中，让人读到每个角落里发生的混淆与篡改，幻听或错觉，恍若感冒悄悄地蔓延，诗集随之也成了一首诗，勿用换题，或就是作者要我们在所有城市都能见到的景观社会的喜剧……其实，诗人的意图也很明显，在背后提醒，思维分类的意义，也是一种清醒剂，一方面来自自然的物极必反，而另一面，则来自诗人下意识的醒脑，警觉什么呢——似乎是原来存在主义作家们讨论过的“对自欺的信念”，这个概念，来自萨特的小说《墙》，可以想象，“自我蒙骗”真的会像那厚厚的墙，稍不留意，便使我们心悅诚服地裹挟在内。这时，我想，桑克当年那种“凝固而被遗忘的情绪”，是换了戏台和都市电子语境的。

所以，他的“朴素”和“低音号”，南方诗人不太受用，但对哈尔滨却尤为特别。只要是夏季，你让桑克先生带到斯大林公园、防洪纪念塔周围去转转，一切即兴的世俗化表演，让人熟之又熟，手风琴、管弦乐、俄罗斯名曲、西洋美声、广场舞如，加上红肠、格瓦斯、冰淇淋，人潮如涌，遂混合让“松花江竟然是一种薄荷味”，无人能抵挡那诱惑。至于诗人的防御，或最低存在，则是和尚念金刚咒似的，振振有词，把诗歌神话世界的精灵们搬到自己的大脑里来，像镜子的盟军、哈姆莱特、帕斯捷尔纳克、哈菲兹、东瀛青年一代诗人、过气的斯泰因、人云亦云的波拉尼奥……只要你熟悉的，念过的，都会一闪而现，在书写的记忆里，自当无害，在现实里，也有缓解的疗效，无非提醒，生活、诗歌、都市，都像一道缓缓河流……